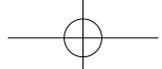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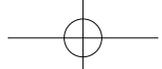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只为思念

今年冬天真是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大。孙子们去参加滑雪冬令营了，隔着话筒传来的童音，听起来格外清脆明朗。听说往年雪下得不够厚，滑雪场就会采取人工制雪。得悉这一点，我就对送孩子们去滑雪这件事始终不甚满意。今年倒好，大雪纷飞，孩子们终于能够在真正的冰雪上滑雪、滑雪橇，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屋前有一片树林，放眼望去，玉树琼枝闪得人满眼生花。然而，我终究是惧怕雪的。我母亲摔伤的那一年，也飘着这样的大雪。母亲滑倒在雪地上，摔断了尾椎骨，前前后后接受了好几次老人们难以承受的大手术，结果还是被残忍地剥夺了行走的自由。那以后的十年里，母亲被“囚禁”着，家成了她唯一的活动空间，直到去世。如今，我也到了母亲摔伤的那个岁数。正是因着我亲眼目睹了老年人失去行走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早早地主动禁足，乖乖地待在家，只求安然无恙地度过冬天。如若有人相问，人活一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首选“行走的自由”。母亲去世那阵儿也是飞雪漫天，她在数九寒天里离开了这个世界。灵车歪歪斜斜地蹒跚在去公墓的上坡路上，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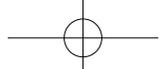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一个瞬间都那么岌岌可危。老人家们都希望在既不冷也不热的春秋之际离去，似乎那样就可以少一丝哀怨，减一缕苦痛，说到底，只是一门心思替儿女们着想罢了。可偏偏上天不遂老人愿，据说酷暑或严寒持续的天气里，老人们的意外死亡率是最高的。尽管我们对持续升温的温室效应已不感到稀罕，可去年夏季前所未有的桑拿天气持续到立秋、处暑后也不见有所收敛。是什么令我在这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不时想起去年出奇的酷热而心有余痛呢？

我有一个住在阁楼的堂妹，我们姐妹二人都已迈过了花甲那道坎儿，可她整整比我小了八岁。妹妹的面颊粉扑扑的，几乎看不到一丝皱纹，再加上肌肤滋润光泽，看起来倒像是五十出头的人。然而妹妹却最惧怕过冬天，气温一降到零下，别说提不起一丁点儿重物，就连走起路来都是慢慢腾腾、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一转冷，她浑身就没有一处骨节儿不酸疼的。妹妹时常把自己的这个老毛病抱怨为“冤家关节又复发了”“要是没有这个浑蛋关节的话”，仿佛“关节”就是一种恶疾的代名词似的。也难为她了，有一次家里来的客人们高谈阔论时事，说什么“IMF 毕业没毕业”，听来听去她弄得一头雾水，就跑到厨房贴着耳朵问我“IMF 是什么大学”。起初家里来的客人们都以为妹妹是赖在我们家吃闲饭的。我担心妹妹被人误会是寄人篱下的保姆，便明明白白地告知说她是我的堂妹。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开始亲切地称她为“阿姨”了。妹妹也非每日都来，通常像钟点工那样一个星期固定来两次，过来打扫打扫、洗洗衣服、做做小菜什么的。但如果家里请客、逢年过节抑或祭祀的时候可以随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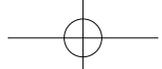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随到。如今的年轻人，孩子百日酒啊，周岁宴啊，动不动就上大饭店或者高级餐厅去办，可真叫我不顺眼。因此不管是我非得请人吃午餐还是别人想请我吃午餐，我都懒得出去，叫人到家里来吃。这也许是我对那种行径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吧。哪怕只是一餐饭食，在家里请，也不是动动嘴那么容易。倘若没有得力的“金刚钻”，哪敢动那个念头。妹妹做得一手好菜，每每来我家时各种小菜都做得分量绰绰有余，足够那些赞不绝口的客人打包带走。而不明真相的客人都以为那是我的手艺。等到儿女们脱了手，可以自我照顾的年纪，我们就组织了同窗摇会^①。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只要轮到我领基金，摇会的朋友们就不放过我，“去你家吃吧，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无形中给人施加压力。也不看看她们自己，连乔迁宴都是在外请客。我们这帮同学虽各有各的造化，然无一例外口味变得百般挑剔。想来是赶上了好时候，亦或是我们越老越矫情。曾几何时，我们把大酒店的自助餐当做至上美味、飞来口福，经常是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然而人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即使只是头颅，也想冲着故土的方向，味觉，大概也在经历过时间旅行之后回归于初始的地方。这些老古董级别的舌头都道我们家的饭食最可口。勿论其他，单是那清淡淡、软乎乎的炆拌萝卜之类的小菜，她们就是死活也做不出我们家那个味儿。也许我出身于开城，她们就觉得我的厨艺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不讨厌这样的羡慕。岂止不讨厌，反而欲把它捧到一个弘扬传统、树立

① 摇会：韩国的一种聚会，会员每人每月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数额和日期缴纳一定的会费。当月缴纳的会费由一名成员领取。领取会费的顺序须事先定好，如果某位会员急需用钱，还可以适当地调整领取会费的顺序。每一轮每位会员只能领取一次。



家风的高度。我动辄在家里请客吃饭，也许图的就是能听听别人的誉美。所谓卑贱，本来与平凡一脉相通。我们家独一无二的味道，从泡菜到辣椒酱、豆酱其实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根本不是我的手艺，可我却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地剽窃着妹妹的厨艺。

妹妹跟我虽属堂姐妹，但我们出生于同一屋檐下，一道度过了幼年时光。自幼我即被家人视为读书的料，直至出嫁我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心只读圣贤书”。新婚伊始，为了同热衷家务的婆婆和平共处，我只好退后一步，万事唯婆婆马首是瞻。后来随着丈夫收入渐丰，便找来乡下小姑娘代替我，给婆婆打下手，因此我彻底错失了学做家务的时机。20世纪50年代我做媳妇那会儿不似现在，家家穷着呢，城乡贫富差距比现在还厉害。为了省出一两口吃食，乡下人将女儿送到城里做保姆的比比皆是。读书不上心的妹妹初中都没考上，只念完了小学。婶婶身体孱弱，作为家里的长女，妹妹替母亲操持家务，还将进了大学的弟弟们照顾得妥妥帖帖。我那好不容易把闺女供上了大学的母亲，没成想女儿出了大学门，进了婆家门，白忙了一场，优越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妹妹不仅勤劳手巧，生得也好。不是一般的好看，好看到大人们担心红颜祸水而战战兢兢的程度，用如今的话说那叫一个性感。果不其然，她后来居然跟一个比她大十二岁的有妇之夫轰轰烈烈恋爱起来，只差把叔叔婶婶气得背过气去。这场恋爱最终以那个男人离婚再娶妹妹收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人后我们姐妹俩一年也难得会上一两面，各自忙着养孩子、攒家底儿，直到孩子们都该成家了，我们方才重新走动起来。此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家里有个红白喜事，需要有人充充场面的时候，才想到往日疏远的亲朋好友。人到了奔五奔六的年纪，总是想方设法打听昔日高中死党的电话号码。电话里聊个没完没了自不必说，还要弄个同窗摇会，成群结队、呼朋引伴地一道去游山玩水。我跟妹妹也到了这个岁数。我们心有灵犀般自然而然越走越近，是从妹妹的丈夫因替人作保不慎，一家人失了房子，流浪街头开始的。虽早便听说妹妹过得不宽裕，却如何也想不到老了老了竟然沦落到无处栖身的地步。妹妹直至儿女出生都跟公婆和大嫂一家住在一处，过得苦戚戚的。后来大哥独自继承的乡下土地升值了，才得以分获一栋小房子，单独过活。妹妹的丈夫老实巴交，挣不到什么钱。唯一一次沾了丈夫的光得到这栋房子，妹妹又知足又自豪。自从有了房子，妹妹娘家走得勤了。房子虽算不上大，她却告诉父母“只坐收房租，也是吃穿不愁”，令二老放了心。一双儿女都于居处易主之前成了家，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没供给孩子们念多少书，成家时也无余力帮他们攒下什么家底，他们如今又刚刚步入社会，哪有能力把父母接到家里奉养。但说起来还挺孝顺，齐心协力凑足了一笔钱，以传贯^①的方式给他们租到了一栋小楼的阁楼，距我们公寓区不足两站地铁。搬家时我去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一栋盖了没有多久的房子，除了通往楼下的外置楼梯看上去有些危险以外，整体上看起来宽敞整洁。厨房和装有冲水马桶的卫生间自不必说，其余的空间还可以当院子使，并无一般租赁房的局促和寒酸。

① 传贯：韩国一种独特的房屋租赁制度。住户一次性付给房东相当于房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押金。租期一般为两年，期满后，房东须把押金原数奉还给住户。



妹妹之所以选在这块儿，均因可以和大儿子家比邻而居。他们经营着一个略胜于小卖部的迷你超市，吃住在超市附带的狭窄昏暗的小房间里，媳妇当时还有孕在身。妹妹搬到她儿子附近正好可以替他们照看照看孩子，或儿子送货时帮着守守柜台。妹夫为朋友所骗，连房子都不能保全，受惊之余一病不起。为了支付昂贵的药费，妹妹向我大倒苦水，表示哪怕是去什么地方做钟点工也好。恰巧我女儿不合时宜地动了深造的念头，将刚断奶的孩子推给我这个外婆全权负责，我这不急着呢，哪里轮到介绍给别人。妹妹的到来，是我意想不到的飞来之福，滋润了我十几年坐享其成的好日子。自从婆婆故去，保姆之职渐渐成了老黄历，我不得不过起了将就着钟点工而委屈自己舌头的日子。我不擅做家务，也不热衷，自不知教别人如何做。以前我请人，倘若菜烧得不怎么样，我就安慰自己，这个人厨艺不佳，却擅长打扫，或衣服烫得让人拍案叫绝，尽量把人往好的一面想。实在是一无可取，还不如干脆我自己来做时才辞掉。却往往是三分钟热度，一个月不到又撒了手，重新找钟点工来。

多亏了有妹妹在，女儿才能顺利地拿到学位。一口气还没喘匀，丈夫却又生了病，医院几进几出。妹妹药熬得好，粥也煮得好。丈夫生病期间，我依赖妹妹更胜于依靠儿女。对病人来说，最欣慰的莫过于贴心贴身的悉心照料，妹妹做得无可挑剔。丈夫与病魔周旋的当口，明明知道妹妹的丈夫也卧病在床，我依旧视而不见，紧紧占住她，尽量让她早来晚归。纵然我也会时不时想起妹夫，但我想妹妹辛苦费我给得足足的，况且她也希望如此，自认无妨。我孀居三年以后妹妹也



成了寡妇。那三年里只要想到妹妹为我丈夫所做的，我就不能不为妹夫做些什么。首先，就算是没什么需要也照旧让妹妹每天都来。比起施舍，保障正当的劳动收入更能帮助妹妹。本来我有意去探望妹夫，但遭到了妹妹的极力反对。听她的口气，与其说是病人，还不如说家境艰难更令她难堪。她抱怨刚搬家那阵儿房子表面上还算光鲜抢眼，谁知道完全是豆腐渣工程，更别提顶层的阁楼了，纯粹是为了吃租子后来加盖的，根本就是敷衍了事。墙壁七扭八歪，裂缝儿随处可见。雪上加霜的是，一到冬季水管和卫生间就冻住了不能用，夏天呢，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只好用塑料布临时解决。何况家里常年躺着病人，日积月累，屋子脏乱成什么样儿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得到。既然妹妹不想在我面前“露拙”，我也就悉听尊便吧。到了冬日，上下水道就冻得结结实实，妹妹不得不拎着水桶或者夜壶爬上爬下，关节炎更是一年甚似一年。妹妹把药当饭吃，自叹即便是关节比较润滑的春夏季节，但凡看到药店，就浑身酸疼，非吃药不行。虽然我欲探望病人而不得，但除去给妹妹比别人优厚的工资之外，我还默默留意看能否助妹夫一臂之力，将丈夫遗留下来的暖和舒适的衣物倾囊相赠，家里弄些特别的吃食，或儿女们送来的肉啊，补品啊，我都毫不吝惜地慷慨相赠。妹夫还能吃八宝饭、糯米糕什么的，说是消化尚好。我还以为妹夫只是行走不便而已，没有什么性命之虞。我当然不把这当成妹妹的福气，反而每每念及善良手巧的妹妹何至于命薄如斯，便觉得这一切还不都是拜妹夫所赐。

节前，跟妹妹这个、那个需准备的有不少，偏偏这个节骨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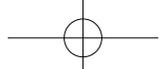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她却打来电话说来不了了。虽说妹妹每日都来，但并不曾忙得无暇顾及她自己，婆家的大事小情、朋友聚会，都几乎没落下过。但似今日这般提前连个口风都不露，且在紧要关头“掉链子”，还是前所未有的。我强压下陡升的火气，耐着性子听着，妹夫自早上起就什么也不想吃，妹妹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不放心把他一人扔在家里。“儿子媳妇就在眼前放着干什么？”本来气恼不过想发火来着，这话幸好没说。因为妹夫没有捱过那天晚上。当夜妹妹叫了119，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断了气，原本妹妹还一直担心着人死了如何从外置楼梯抬出去。若是因为我大发雷霆硬将妹妹叫来，她没能为丈夫送终的话该如何是好。事后回想，每每不寒而栗。后来才得知，妹夫临终前晚，突然抓住妹妹的手腕对她说我爱你。妹妹心觉有异，便问他想不想见谁，要不要叫孩子们来，妹夫说谁也不想见，只要有你在就行了，且一再强调我爱你。次日早上妹夫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妹妹晓得他行将逝去，不慌不忙地安排了妹夫的后事。自那之后，妹妹逢人便讲“我爱你”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遗言，笑嘻嘻地说了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似乎在炫耀世上还有哪个做老婆的听过老头子这样的遗言，不妨站出来瞧瞧。尽管妹妹素来是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儿也能幸福之人，但如此境遇还能心无城府、没心没肺，未免令人心寒。丈夫留给她的，除了那间破得不能再破的传贯阁楼以外，别无他物。房东没有涨房租已是万幸。那些钱都拿出来充其量不超过一千万^①，首尔市内哪里还能租到什么传贯房。房东说那里很快要开发，房子反正

① 韩国货币与中国货币的汇率大约是1000:5.6。



迟早要拆迁的，以此为借口不给修理，但也没加房租。妹妹的一双儿女，结婚以后各自添了两个孩子，一家子挤在一个单间里。为了能攒够钱租套像样的房子，他们都在拼命干活。妹妹从不抱怨孩子们“独善其身”，相反，她对这两个坚强的孩子未曾嫌弃父母无能而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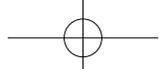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因为关节不好，一到冬季就格外受罪的妹妹，去夏却又遭到了酷暑的折磨。妹妹的面色一向不错，丈夫的葬礼上也没失去活色，她似办什么喜事一般伺候前来吊唁的客人，将吃食酒饮端上端下，忙得脚不沾地。曾经那样滋润的面庞如今却明显地一天比一天难看。我还问她是不是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回答没什么。面无血色，肌肤粗糙，泛着浮肿。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之下，她才老老实实地交了底。阁楼晚间也如火炉一样，两台电风扇都吹着也无济于事，热得令人发狂，只好把背心泡湿了，稍微拧一下就穿在身上，背心变干之前，勉强睡得着，如此往复，才能熬到天亮。早上醒来头昏脑沉，四肢无力。妹妹居然穿着湿衣入睡，我听了大为惊骇。好歹三伏天过去以前就在我这儿跟我一块住吧，这话几欲脱口而出，却硬被我生生吞了回去。我们家既隔热又通风，整个夏天几乎不会被“热带夜”现象所波及，然而念及妹妹喋喋不休的唠叨，我就直摇头。往常她一进我们家门至少要先啰唆个把小时才开始做活。如若她念叨的那些人我都认识，听听也无妨，偏都与我素昧平生，俱是些她婆家的亲戚啊、她朋友圈子什么的。她婆家那边，本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改朝换代”，现今成了年轻人的天下。晚景凄惨的老人家也不少，财



产管理不慎而陷入窘困的老人、缠绵病榻的老人也有好几位。可如此凄凄惨惨、琐琐碎碎之事，只要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哪里都能听得到。想来是妹妹来我家的次数减少了以后，跟她那边的亲戚走动得多了起来。便是这样的一些鸡毛蒜皮，妹妹居然津津有味地反复道来，乐此不疲。她无非是想说人家的孩子只知占父母便宜，娶了媳妇忘了娘，但至少我家儿女是孝顺的。她的心思我还不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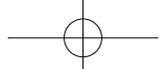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这不，前不久妹妹的大儿子终于如愿以偿搬进了独门独户的传贯房。我以为这下可好了，妹妹总算可以逃出那可怕的阁楼了。虽说是三间房，一间做仓库还嫌窄，何况还有两个快要上初中的孙子，小子们长得壮实，别说两个，一个也挤得满满的。妹妹看似压根就没动跟他们一起住的念头。可自得知妹妹穿湿衣睡觉，她的儿子媳妇却并没提一句“至少夏天跟我们一起过吧”，我不由得愤愤不已，对他们生出了厌恶之心。我强忍着不说让妹妹来我们家住，与其说怕她唠叨，毋宁说问题在于论起远近亲疏谁更应该照顾她。

虽然没能邀妹妹来我这儿住，然而当她说要去度几天假时我掩不住满脸喜色，一口应允了。从妹妹嘴里听到度假这个词真是无比新鲜。妹妹有一个在南海某小岛上经营家庭旅馆的朋友。据说小岛四面环水，海水清澈，夏季凉爽宜人，冬天从不结冰，定要妹妹去逛逛。我想一周时间总会绰绰有余，谁知十天过去了她依然杳无音信。看来开旅馆的让妹妹过个凉快的夏天是假，使唤她干活才是真。由起初的怀疑，渐渐发展到深信不疑起来。既然那个小岛如此之好，今岁这般酷热炎天，蜂拥而至的避暑客还能少吗！旅馆生意兴隆肯定人手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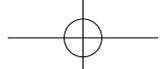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谁让妹妹本就是那种不肯吃闲饭的人呢。妹妹勤快地把角角落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手脚麻利地对来来往往的客人有求必应，这样的情景便是闭上双眼，也历历在目。没心没肺的东西将自己的本职忘得一干二净，被区区几个小费收买，眉开眼笑地任劳任怨，一想到这我便不免气结。早在钟点工这种职业出现之前，城里人家都会请个保姆，就像如今不分你我，就算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要能填饱肚子，都会买个私家车来代步一样。但后来随着工业区的形成，原本随处可见的保姆变得稀罕起来。挖墙脚不成反被撞破，本来相处融洽的邻居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反目成仇。我就如当年保姆被人抢走时那般对那个开旅馆的老婆子充满了敌意。从妹妹儿子那里要来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报上妹妹的名字让她来接电话。那头居然说出去跑腿儿去了。果不出我所料，妹妹在这儿被人家使唤。这也太过分了，忍心让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跑腿，即便真的是那样也该婉转地说只是出去一会儿，听起来还顺耳些。我不由得对旅馆家这种浅薄粗俗的行径嗤之以鼻。那天晚上妹妹来电话了，明朗又兴奋的声音，一再跟我炫耀岛上的空气如何清新，天气如何凉快。她不在的时候我有多不方便却矢口不问。虽然心里不是滋味，可一想到她穿湿衣服睡觉熬过夏天，而我视而不见，到现在良心上还过不去呢，只好强忍着怒火听她一个劲儿唠叨。

既然岛上那么舒适，看来我是定得等到中秋不可了。今年的中秋来得有点儿早，我得在风吹得凉爽之前早点预备。想到此，我挤出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不忍让她一个人唱独角戏，遂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被她形容为人间乐园的那个岛在哪儿、怎么走、叫什么。妹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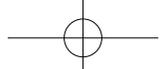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先到三千浦,再坐两个钟头左右的客船,一个叫“思郎”的岛。什么?思郎岛?什么岛的名字这么妖里妖气,我一开口,妹妹纠正我说不是“思郎”,是“侍郎”。我为了便于记忆,就叫它思郎岛。那里再怎么好,也不能等到中秋迫在眉睫的时候才回来,得宽裕几天。我叮嘱再三就要挂上电话。妹妹给她过世的丈夫做祭日,或给先人们供茶礼的时候一向不考虑自己的钱口袋。我们家除了供茶礼,还得招待客人。我们家加上妹妹家,两家的食材都眼巴巴地指靠着她买呢,怎么说也得在中秋节前五天赶回来。妹妹的声音突然如霜打了的花一般泄了气,不情愿地答应着,“是啊,中秋前是要赶回去。”末了却又补充了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一句,“姐,你一个人受累了吧。你别光指望我,也找找其他人吧。”她口中的“找人”就是让我另找钟点工。她岂不是说自己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按小时干活儿的吗?也不想我是如何待她的。虽然羞于启齿,但我却在脑里算开了旧账,历数着施予她的种种好处,对她的忘恩负义恨得我只差咬牙。妹夫走了以后,虽然改为隔天来我家。但是为了不减少她的收入,我给她提了日薪。每逢腌泡菜、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客到访,另叫她来的时候我会在日薪上给她多多加钱。再贵的衣服稍许生厌就毫不吝啬让给她穿。家里的肉啊、排骨啊,看着绰绰有余,就马上分给她。哪怕不给我自己的孙子买,也不忘了她的孙子们,而且一买就是四份。春节、中秋买过节新衣,圣诞节、儿童节准备礼物。还生怕她被媳妇看不起,去国外旅行的时候,一次也没忘记买昂贵的营养面霜,让她送给儿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为一个普通钟点工能做到这些吗?转念一想到自己老对这些如数



家珍、念念不忘，蓦地也像厌恶别人那样对可耻的自己感到无可奈何。

果真，一直到中秋炎热都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还好中秋节前一个星期妹妹居然回来了。一回来就直奔我家。妹妹肌肤滋润光泽，浮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晒得红扑扑的脸庞散发着喜悦的光芒。不仅妹妹恢复了健康，就连我的生活也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重新安定下来。我脸上笑开了花，喜滋滋地把妹妹迎进门来。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趁着高兴，我打趣起妹妹来，“哎哟，你这个坏老婆儿，我还以为你在那个思郎岛上真的思出来一个情郎了呢！”妹妹闻言大吃一惊，“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上了什么人？”我随口吐出的玩笑话，竟然一语破的，我无法掩饰我的惊惑。妹妹刚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只差一步就迈进花甲的门槛，可毕竟还顶着“五”字头。如今六十多岁，老了老了，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跑到岛上跟人谈起恋爱来。那个不知道叫思郎还是叫侍郎的岛，突然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岛屿，像是踏着浪涛渐行渐近的维纳斯随风播撒着搔首弄姿、喜怒无常的轻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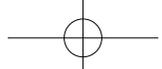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姐姐，去之前我对这件事也是一无所知。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这都是开旅馆的老姐妹事先安排好的，想必是觉得不能再任我这样下去了。有些我对姐姐都难以启齿的话跟那家老婆儿一点都没隐瞒。今年夏天确实热得紧啊。大植爸爸第一次搬进了像样的房子，虽说是传贯房，我也感到无比欣慰。本以为这回总该说一句跟我们一起住吧，哪怕是礼节上的敷衍呢，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丈母娘那



边慷慨地给焕然一新的房子安装了空调，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把冷气开得足足的，凉快是凉快，回到阁楼时却热得直跳脚，更别提心里的那股凄惨劲儿了。每次从儿子家回来，我穿湿衣服也难抵热浪，悲从中来，便抓起话筒给旅馆朋友打电话诉苦。有时候甚至打到湿衣服都干了，重新泡湿了接着打。我把自己的狼狈相一字不漏都现场直播过去了。她说这样下去我非得病不可，一定让我去岛上过完夏天再回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嘛，想都没想就去了。能有人叫你去，你知道有多好吗！我倒不担心给人添什么麻烦。只要舍得我这身子骨，不管去哪儿，还不至于白吃白喝人家，这点儿能耐还是有的。死了以后这双破手反正要腐烂的，有什么好可惜的。姐，姐，姐姐你要有闲钱的话，也去岛上买个别墅吧。从三千浦坐船不到两个小时。那里别提多美了。人人都说济州岛好，我却没什么感觉。倒是侍郎岛我一眼就看上了，简直是人间仙境啊。也理解了土生土长的老姐妹，为什么偏偏跑到那里开家旅馆来养老。首尔热得像蒸笼，那里凉爽极了，就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夏无三伏，冬无三九，大冬天也不结冻。田野四季常青，不过到了秋天，树叶还是会变红、变黄。金黄黄的银杏叶轻轻飘落到绿油油的草地上，你能想象得出那是怎样一幅美景吗？你说我被什么迷昏了头？也许吧。旅馆老太婆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想帮忙也无事可做。那里有个专门跑腿的小孩。再说客人只是睡觉，不管饭，能有什么可做的。姐，你也知道，再怎么没事儿做，我也不会懒在那儿呼呼大睡的。一时半会儿都不曾休息过的胳膊腿儿太闲了反倒不习惯。早晚岛上绕一圈儿，在码头转悠转悠，跟地里干活的人闲聊聊。在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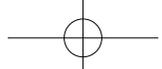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尔热得发胀的脸开始消肿，胃口也变好了。不过奇怪的是，每次我出去散步，旅馆老太婆叮嘱我一定要化化妆，穿得漂亮一些，像妈妈送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去约会一样。跟岛上的女人比，我脸上的皮肤本来就又白又紧，不打扮尚且一百个过意不去呢。岛上那些婆娘们真是，到了我这个岁数，黑乎乎的脸上皱纹深得像地垄沟。就是在首尔，也从来没人把我往六十多岁看，都把我小看了十岁，到了那里，甚至有人说我只有三十几岁。不是他们不长眼，而是拿当地人做比较。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有人上门求亲了。坐船坐到三千浦，咖啡馆里一见居然是面熟的人。岛就那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又是到处疯跑。在那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单身，只觉得庄重得像个校长，每次路上遇见，我总是给他让路、点头致意。你问就这些？当然把我拽到三千浦给人相看之前，旅馆老太婆儿一直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姐姐你又来了，什么花言巧语啊。不是那样的，一个村子里住着，有所接触，老爷子的为人啊，家庭状况啊，财产啊，难言之隐啊，对我毫不隐瞒。再说，我是高攀了人家呢。虽然不是校长，但老爷子年轻时最想做的就是校长呢。丧妻不到一年，老伴是今年二月过世的，听说曾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恩爱夫妻。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最满意这点了。我跟孩子他爸以前也是有名的琴瑟和谐呀。只有这样，两个人才算扯平嘛。都已经水到渠成了，你问何必还多此一举去相亲？你说对了，我们就是王八瞅绿豆——对上眼儿了，比旅馆老太婆期待的还快。所以去三千浦与其说是相亲，不如说是“相”他的家人。老爷子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两个女儿虽然只读到高中毕业，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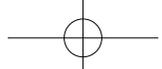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的姑爷却都有大学文凭。他们有的住三千浦，有的住釜山，有的住马山。先把我介绍给孩子们，得到他们的同意，这是老爷子想的步骤。虽然儿女们不会反对，但只有这样将来我在这个家的位置才能光明正大。五个孩子一个不落地夫妻同来了，这就凑齐了。再加上住在陆地上的弟弟、妹妹都来了，他说话多有分量啊，看上去比校长还威风呢。连上过大学的人都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就说是大学校长别人又能说什么呢。我能感觉到老爷子在岛上也受人尊敬，与他为人可靠、处世慎重不无关系，更因为那个岛上把所有子女都送到高中、大学的仅此一家。

从咖啡馆换到餐厅，开始用餐，老爷子非让我坐到他旁边，看我就像看寒冬腊月里的花一样，一刻也舍不得错开视线，一个个健壮的儿子和女婿轮流给我敬酒，毫不拘束地一口一个妈叫得顺顺溜溜。套用句现在时髦的话，我能找得着北吗？姐，姐，你干吗又竖起了眼睛瞪着我。你肯定想说以他们家为先了，那咱们家算什么？当然不是那样的，老爷子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非要跟我一起来首尔，让我们家里人相相他。我跟他说不必要，一个人来征询家里同意就可以了。说实话，反对的人是没有，祝贺的人也没有。我自己的孩子不冷不热，娘家这边呢，也都像姐姐你这样不理不睬。婆家那边老一辈的早已作古，只剩下侄儿侄女，住得天南地北，自个儿还顾不过来，外来的姑娘要嫁人，叫他们过来只会觉得我这个疯婆子病得不浅。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住过的地方……人啊真是墙头草啊，再怎么不像个家，放在以前，一天累得死去活来，晚上爬回去挺尸，不由得说一声金窝银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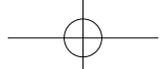
不如自己的狗窝啊。现在再回那儿简直住不下去。当然昨天晚上去大植家睡的呗。当着儿子媳妇的面，我给京焕和京淑打了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们。征求什么同意啊？就他们还有权利同意不同意？不过是通知他们一声罢了。话说回来，这种时候还是姐妹间离得近。京焕尽管口头上表示要不是万不得已姐姐怎么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希望我从此过得好，可感觉不到一点儿温度。反倒是京淑吓坏了，哽咽着让我上她家说得再清楚些。今明两天我就在京淑家睡了。不行，后天也不能来姐姐家，得回岛上去。后天一大早出发才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岛上。中秋？中秋当然在岛上过了。大植爸爸会斟酌着好好给他父亲供茶礼的。老爷子希望我能亲手给他死去的老伴儿供茶礼。老太太茶礼虽然是头一回，祖上还有四位先人呢。儿女们都是掐着时间回来，老太太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或者有祭祀的日子，望穿陆地，脖子都等长了一大截儿。一旦有台风的话船就停航，动不动就来不了。老头子说了，自己不会像死去的老伴儿那样指望着孩子过活，要跟我两个人和和气气地张罗准备。我当然也知道那是老爷子担心我变卦才那样心急。我再三保证后天一定在三千浦见面，他才把我送上岸。说好到时候老爷子自己驾船来接我。再怎么讲，也算是新娘回门嘛，怎能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同船而归呢？要是我没在三千浦出现，就当我没得到家人的同意。那样老爷子多泄气啊。只要想想就可怜得让人心疼。”

还有必要听下去吗，三十年相敬如宾的丈夫，他的茶礼可以拍



拍屁股、甩手走人；来历不明、只会打鱼的老家伙，给他死去的老太婆供茶礼，这哪里是正常？“你失心疯了。”我冷冷地把这句话扔给她。霍然而起。想起妹妹跟她大十二岁的有夫之妇恋爱时，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不顾家里人拼死反对，一意孤行嫁给了人家。丈夫临终前一句“我爱你”，让她炫耀到今天。能在热得像地狱的阁楼里熬过来，大半也是因为这句话的力量吧。这样的妹妹而今居然又开始了一场新的恋爱。“那个男人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健壮斯文，从前面看像校长，从后面看像青年。有自己的渔船，吃苦耐劳，单靠打鱼把家里五个孩子都送到了高中、大学。即便是现在，他的鱼笼网到的鱼也比别人多，只要是关于大海的，无所不晓，是个非常能干的渔夫。”妹妹站起身来，跨出我家门口之前还在夸老爷子是如何了不起。

第二天搭别人便车买回了过中秋的各种货品。我把干活儿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像往年一样，一样不落地买了个十足。等到我把它们都倒在了小屋的地上，才发现堆成了小山。该冷藏的冷藏，该冷冻的冷冻，手忙脚乱地费了好大功夫才分类放好，好像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干这种活儿似的。这些东西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啊？以前只要我买回来，自然就会有人清洗收拾，煎炒烹炸，变戏法般把那一样样让人垂涎欲滴的食物源源不断地送往供桌和客人席上。朋友们一直羡慕我好福气，一辈子不用跟柴米油盐打交道。如今这样的好景一去不复返了，我何其不幸啊，就是嗷嗷大哭一场也难解心头之愤。她怎么能这样对我呢？想起过去我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觉得只要她肯开口求助，我都可以为她做到，慷慨得好像房子都可以买给她似的。那时我只管买、



不管做，可惜这珍馐盛饌自动出炉的人间乐园弄丢了。妹妹那么好的手艺，放在以前，足够做个大御厨了。她操着那么精湛的厨艺，却跑到岛上给一个粗鲁莽撞、头脑简单的打鱼的做饭，这简直比珍珠项链戴到了猪脖子上还暴殄天物。怎么能坐视这一切发生呢？我嫉妒得怒火冲天，随即给妹妹的亲弟妹打电话。首先对京焕强调这是一桩多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也不看看咱们家是什么样的人家？远的，祖祖辈辈出了多少贞妇烈女不提也罢，单是六二五朝鲜战争^①，我们家就出了一大群寡妇。那些寡妇怎么就一个都没改嫁，守节到死呢！说到这里，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们不是不想改嫁，而是不能改嫁。寡妇成堆的出现是因为男人们成堆的战死，她们能改嫁到哪里去呢？”京焕略带邪气地说，“虽然我也受到了打击，但是最先考虑的不应该是姐姐的幸福吗？”不知道京焕到底是什么心思，但因为他现在在公司里，只能长话短说匆匆挂了电话。接下来给京淑家打电话。正好是京淑接的。她说姐姐为了买岛上欠缺的东西出去了。“再好不过了，我正有事儿跟你商量呢。关于你姐的。”才刚开了头，京淑就抢过话茬，“我也正为这事儿闹心得很呢。以前我只顾自己过日子，对姐姐过问得不够，现在愧疚得要死。”听她说说着说着哽咽起来，我就知道这事儿有门儿。女人之间要说到一块儿去，就别提什么家门，还是动之以情最好。“我们要合起来把这件事压下去，你姐和蔼可亲的性格首当其冲，她心肠太软又不会算计。你也知道的，当初你姐和你姐夫把咱们家搅翻了天才结成了婚。不能嫁给他，不能嫁给他，家

^① 六二五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军队突然进攻韩国，朝鲜内战爆发。



里人再三阻拦，她还是铁了心嫁过去了，到头来得了什么好儿呢？你姐夫一辈子就知道让你姐姐吃苦，晚年了还一病不起，你姐伺候了多少年。别看表面上她嘻嘻哈哈、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于当初没听大人的话，不定有多后悔莫及呢。”正说到这儿，京淑突然呵斥着截住了我的话头，“姐姐你怎么能那样说呢？好像我姐一辈子都过得很可怜的。不要因为我姐不如你过得宽裕，你就看不起她。我姐也过得很幸福，丝毫不比别人差。”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唉，瞧我这狼狈相。凄凉如我，悲惨如我。

我和妹妹只在电话里告了别。出门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广播说南海有风浪警报，看来是台风正在北上。刹那间，一丝希望的火花拨动了我的心弦，要是老天爷能阻止这两个老不懂事的见面该有多好。可第二天妹妹打来电话说已经平安到达岛上了。从那以后，她至少一个星期打来一次电话，还是那个特别健谈的妹妹。大多不是炫耀自己，就是担心我。“人找到了没有？什么？现在还没找到？你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多换几次总归能找到差不多的。姐姐，你也得改改你那脾气，我也受了你不少气呢。这下好了，没人给你气受喽。”我听了妹妹的劝告收敛了脾气，也学会了平和待人。妹妹时不时从那大老远的地方寄快递给我。有时是一种我这辈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鱼，不知叫海水狮子鱼还是淡水狮子鱼，总之面目狰狞、奇形怪状，装在置有冰块泡沫盒子里。有时候是剥好的蒜瓣。妹妹说那个岛上的大蒜又脆又香，闻名全国，舍不得“吃独食”，知道姐姐讨厌做家务，剥好了、洗净了、擦干了才寄过来，姐姐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了。即